

船长与大尉

上

卡维林 著



I 512.45/69-上

63298

〔苏联〕卡维林

船长与大尉

上

外国文学出版社

В. КАВЕРИН
ДВА КАПИТАНА

Гослитг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0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船长与大尉（共两册）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60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7\frac{1}{16}$ 插页 18

1982年8月北京新1版 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1,000

书号 10208·104

定价 2.60 元

前 记

温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卡维林一九〇二年生于普斯科夫城一个音乐家的家庭，是苏联著名的老作家。

卡维林早年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时代开始写诗。一九二三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次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语言系。一九二〇年，列宁格勒“文学之家”举办青年征文比赛，卡维林以他的第一篇小说“第十一公理”应征。这篇小说得到高尔基的赞赏，此后卡维林经常得到这位伟大作家的指导和帮助，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卫国战争期间，卡维林一直在北方舰队工作，同时担任“消息报”的通讯记者，曾获得“红旗奖章”。

卡维林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写了不少幻想小说和侦探小说，如短篇“工长和学徒”(1923)、中篇“哈扎的末日”(1926)等。此后，他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道德高尚、有一颗献身于人类公益事业的火热的心，有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同时，作者也无情地鞭笞了那种思想腐朽、损人利己的假道学，如中篇“爱闹事的人”(1929)反映学者的工作和生活，长篇“如愿以偿”(1934—1936)描写从事历史和文学探索的学者的活动，三部曲“一本打开的书”(1949—1956)叙述符拉森科娃在微生物学领域的成就和正直的科学工作者同背离科学原则的冒险家的斗争。六十年代初以来，卡

维林又写了中篇“七对魔鬼”(1962)、“学校演剧”(1968)、长篇“在镜子面前”(1971)和文学回忆录“在古老的房子里”(1971)等。

“船长与大尉”(1938—1944)是卡维林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其中描写的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圣·玛丽亚号”探险船、船长塔塔林诺夫和他率领的探险队在北极圈内不幸失踪，革命后，苏联空军大尉亚历山大·格利高里耶夫排除重重阻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这支探险队和船长的遗物，解开了三十余年来的一个哑谜。作者把现实主义原则同复杂曲折的惊险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读来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对于主人公亚历山大，作者着力刻划出他的坚强性格和高尚情操，在他身上概括了一代青年的英雄本色。对于反面人物，作者并不是简单粗疏地勾勒出他的丑恶脸谱，而是通过细节的安排，步步深入地发掘下去，最后把这个陷害船长，破坏探险事业，妄想骗取船长妻子的爱情的伪君子的肮脏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本书出版后受到热烈而持久的欢迎，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荣获一九四六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先后重印过几十版，至今仍然是苏联国内外读者最感兴趣的作品之一。

译者

目 次

第一部 童年

1	信。捉青虾.....	8
2	父亲.....	9
3	营救.....	14
4	乡下.....	17
5	伊万·伊万内奇医生。我学说话.....	20
6	父亲的死。我不愿意说话了.....	27
7	母亲.....	30
8	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	34
9	一划,一划,一划,五划,二十划,一百划.....	38
10	达莎阿姨.....	43
11	和彼其加的谈话.....	49
12	卡耶尔·库里在敢死营.....	53
13	送葬.....	56
14	逃跑。我没有睡,我假装在睡.....	64
15	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71
16	第一次飞行.....	74
17	闲扯淡.....	77
18	尼古拉·安东内奇.....	81

第二部 應該好好想一想

1	听講故事.....	84
2	学校.....	87
3	恩斯克来的老太婆.....	91
4	这可是要好好想一想的.....	97
5	雪里有没有盐?	102
6	作客去.....	110
7	塔塔林諾夫一家.....	118
8	学校剧团.....	119
9	柯拉布咯夫求婚。教育的責任.....	121
10	“复信謝絕”.....	128
11	出走.....	133
12	严肃的談話.....	139
13	我在想.....	144
14	一枚五十戈比的銀币.....	147

第三部 旧 信

1	四年間.....	155
2	叶夫根尼·奥涅金的审判.....	158
3	在冰場上.....	164
4	变化.....	169
5	卡佳的父亲.....	172
6	更多的变化.....	177
7	批語。瓦尔加的齟齬动物。老相識.....	182
8	舞会.....	189

9	初次幽会。失眠.....	195
10	不愉快的事	198
11	到恩斯克去.....	204
12	故乡的家.....	209
13	旧信.....	217
14	教堂花园相会。不要相信这个人.....	225
15	散步。扫墓。布宾其可夫。离别的一天.....	234
16	在莫斯科什么等待着我.....	240
17	瓦尔加.....	246
18	破釜沉舟.....	250
19	老朋友.....	256
20	本来可以不至于弄成这样.....	265
21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	271
22	夜里.....	278
23	恢复旧规。不是他.....	281
24	诽谤.....	287
25	最后一次约会.....	293

第四部 北方

1	航空学校.....	302
2	薩尼亚的婚礼.....	308
3	給伊万·伊万諾維奇医生写信.....	314
4	收到回信.....	318
5	三年.....	323
6	在医生家里.....	330
7	讀日記.....	337

8	医生的家.....	352
9	“我們仿佛見過面.....”.....	355
10	晚安!	362
11	飞行.....	369
12	暴风雪.....	373
13	什么叫汽爐子.....	377
14	旧黃銅矛鉤.....	382
15	万龙坎.....	388

第五部 为了良心

1	会见卡佳.....	398
2	柯拉布略夫的庆祝会.....	408
3	无題.....	411
4	許多新聞.....	417
5	在剧院里.....	426
6	又有許多新聞.....	432
7	我們家里有客人.....	439
8	忠貞不渝.....	447
9	她决定搬走.....	453
10	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	457
11	忙碌的一天.....	461
12	羅馬什卡.....	465



上 册



第一部 童年

1 信。捉青蝦

我还記得那肮脏，寬敞的院子，和被柵栏圍繞着的一溜低矮的平房。院子紧靠一条小河，每逢春季，一旦潮水消退，院子里便滿是木屑，貝壳，时而还会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东西。譬如有一次，我們就撿着一个装得滿滿的邮袋，而后，潮水又将那邮递員漂来，把他輕輕地放在岸上。他仰面朝天地躺着，两只手擱在額头上，仿佛是想遮住阳光。这个人还很年輕，头发金黃色，制服上的銅扣子亮晶晶的，——他在最后这次出发送信之前，大概还用白粉将銅扣子擦过吧。

邮袋被警察拿走了，里面的信件因为被水浸湿了，已經沒有絲毫用处，所以达莎阿姨便将它們收撿了起来。但是由于邮袋很新，又是皮子做的，同时鎖得也很严实，所以里面装的信件并

沒有完全濕透。達莎阿姨每天晚上念一封信，有時她只念給我聽，有時念給全院子的人聽。這是一件十分有趣兒的事，甚至，那些常到司考伏羅得尼可夫家來玩“頂牛”^①的老太婆，也扔下牌，湊到我們這兒來聽。其中有一封，達莎阿姨念的次數最多，以至後來我簡直都將它背得爛熟了。此後雖然過了許多年，可是這封信從頭到尾我還記得。

敬愛的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

首先我要告訴您的，就是伊萬·李沃維奇現在一切都好。我是四個月以前遵照他的指示，帶領一支十三個人的隊伍離開帆船的。我相信很快就能見到您，所以，現在就不準備詳細敘述我們隨着漂流的冰山向佛蘭茲·約瑟夫漂流的艱苦旅行。我們嘗盡了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災人禍。我只想告訴您一點，就是我們一群人中，只有我一個人平安地（如果不算兩條腿凍壞了的話）抵達弗羅拉海岬。塞多夫中尉探險隊的帆船“聖·福嘉”號收容了我，並把我送到了阿爾汗格爾斯克。我總算是活下來了，不過，這樣也許更糟糕，因為最近我就要動手術，手術以後，一切就只好靠蒼天保佑了。可是今後我沒有腿怎樣生活下去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以下就是我不該告訴您的。“聖·瑪麗亞”號還在喀拉海上就被凍住，自一九一三年十月便隨着北極的冰山不停地向北移動。在我們離開時，這隻船的緯度是 $82^{\circ}55'$ 。它靜靜地停在一塊冰原上，或者，更確切一點說，自一九一三年秋，直到我離開為止，還停在那兒。今年它也許能解凍脫出，不過照我看來，等到明年，當它漂流到過去“佛蘭姆”號解凍的地方，離開冰原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留船人員的糧食還夠用到明年十月或十一月。不管怎樣吧，請您相信一點，我們之所以離船，並不是因為它的處境已經絕望了。當然，我必須執行船長的指示，但是，

① “頂牛”是一種骨牌遊戲。——譯者注。

不瞞您說，他這次的指示也是符合我個人心願的。在我率領十三名水手離船的時候，伊萬·李沃維奇托我帶一件包裹給現已去世的水道測量局局長，帶一封信給您。可是，現在就只剩下我一個人，為了珍惜這些說明自己行為正直的憑証，我不敢冒險經由郵局寄這個包裹和這封信，另外，我在此住院的時間最短也得三個月，因此，請您派專人或親自來阿爾汗格爾斯克領取。我等待您的回信。謹致：
崇高的敬礼

尊敬您的，準備為您效勞的遠洋航海長

伊·克里莫夫

這封信的地址雖然已經被水泡得看不清了，但仍可以看出，這個地址是用同樣又硬又直的筆法寫在厚厚的，發黃的信封上的。

這封信對我來說，似乎成了一種禱告詞，——我每天晚上反復地念它，一直等到父親回來。

父親從碼頭回來的時間很晚。現在每天都有輪船來，但是不像先前裝載的是亞麻和糧食，而是一些沉甸甸的彈藥箱和大炮零件。父親是一個壯實的胖子，滿臉鬍鬚，戴着一頂呢制的小鴨舌帽，穿着一條防水布褲子。母親總是嘮嘮叨叨說个不停，他却一聲不響地吃飯，偶爾咳嗽兩聲，抹抹鬍子，然後就領着孩子——我和妹妹——上床去睡覺了。從他身上散發出一股大麻的氣味，有時是萍果，糧食的氣息，有時又是一種臭機器油味，我還記得，這種氣味使我感到多么窒悶。

我記得好象就是在这一个不幸的晚上，我躺在父亲旁边，生来第一次有意识地估量着周围的一切。一間狹窄的小房子，低矮的天花板上面裱糊着報紙，窗下有一條很大的裂縫，從這兒透進來新鮮空氣，吹進來河水的氣息，這就是我們的家。地上放着兩

只用麦秸装填起来的袋子，上面睡着一个披散着头发，肤色黑黝黝的漂亮的女人，这就是我的母亲。一双孩子的小脚伸在破烂被子的外面，这是我妹妹的脚。一个黑瘦的男孩，穿着一条肥大的褲子，打着哆嗦从床上爬下来，悄悄地走到院子里去，这就是我。

早就选好了一个适当的捉虾的地方，繩子也已经准备妥当，甚至引火的枯枝也在大缺口架起来了，现在只少一块臭肉就可以去捉大虾了。我们这条河的河底五颜六色，因此虾的颜色也各不相同——有黑的，有綠的，有黃的。这些虾可以用篝火引来，用小青蛙作釣餌，可是青虾只能用臭肉才釣得到；关于这一点，所有的小孩都是深信不疑的。昨天，总算是走运：我从媽媽那兒弄来一块肉，将它放在太阳下晒了整整一天。现在，甚至用不着拿手去摸，就可以断定它已经腐烂了……

我沿着河边迅速地跑到大缺口，那兒架着生火的枯枝。远处可以望見两个炮楼；河这岸是波克洛夫炮楼，河那岸是斯巴塞炮楼。战争开始后，斯巴塞炮楼里修建了一座軍用皮革仓库。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証据确凿地說，斯巴塞炮楼里从前有鬼，而且他亲眼看見它們从河对岸摆渡到我们这边来，过河后，凿沉了渡船，就到波克洛夫炮楼里住下了。他还說，鬼怪們都喜欢抽烟，喝酒，头是尖的，由于它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很多都是跛子。近来在波克洛夫炮楼里鬼怪越来越多了，每逢晴朗的日子，就跑到河边来偷漁夫系在漁网上供水神的烟草。

总而言之，当我吹着微弱的篝火，看見围墙缺口处有一条細瘦的黑影时，我并没有感到特別驚訝。

“小鬼，你在这兒干什么？”鬼怪完全和普通人一般地問我道。

縱使我当时能够說話，我也不会回答。我只是瞟着他，不住地打哆嗦。

这时，月亮从云端露出来，因此，可以看見河对岸繞着皮革仓库走来走去的看守人。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胖子，背上的步枪向上面翘着。

“捉虾嗎？”

他輕巧地跳下来，坐到篝火旁边。

“你怎么不說話呢，傻瓜？”他厉声問道。

不对，他不是鬼！这是一个十分憔悴，沒有戴帽子的人，他拿着一根細手杖，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脚。我沒有仔細看他的面貌，但是，我却发现他是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短上衣，只用一条围巾来代替衬衫。

“怎么啦，你不想同我談話嗎，賤胚子？”他用手杖戳了我一下。“喂，回答呀！回答呀！要不……。”

他沒有站起来，抓住我的脚，一把将我拖了过去。我不禁嚎叫起来。

“哎，原来你又聋又哑！”

他放开我，用手杖将炭火拨来拨去，坐了很久。

“好一座美丽的城市，”他又厌恶地說道，“家家院子里都有狗，警察都是些野兽。該死的吃虾鬼！”

他开始咒罵起来。

要是我当时能預知一个鐘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縱然我一个字也告訴不了別人，我也会竭力記住他所說的話。他罵了很久，甚至咬牙切齿地对着篝火吐了一口唾沫。后来，他将脑袋往后一仰，抱着膝盖，沉默下来了。我瞧了他一眼，如果他不是那么討厭的話，也許我还会同情他呢。

突然，那人蹿了起来。几分鐘后，他已上了浮桥，——这座桥是不久以前兵士們架設的，——然后在河对岸一閃就不見了。

我的篝火熄灭了，不过，沒有火光我也看得很清楚，我已經釣了不少的虾，可是其中一只青色的也沒有，全是些最普通的，不大的黑虾，——这种虾在酒店里卖一戈比一对。

冷风从后面什么地方吹过来，直往褲脚筒里鑽，我开始感到寒气袭人。該回家了！当我最后一次投下挂着臭肉的釣綫时，我看見对岸的看守人沿着斜坡跑下来。斯巴塞炮楼高高地聳立在河上，从炮楼到河岸是一个滿布着石块的斜坡。皎洁的月光照射在斜坡上，一个人影也沒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守人却一面跑着，一面把枪从肩上取了下来。

“站住！”

他沒有开枪，只是嘩啦一声扳动了一下枪栓。就在这刹那間，我看清了他在浮桥上所追赶的那个人。我之所以写得这样慎重，是因为到現在我还不肯肯定，他就是一小时前坐在我篝火旁边的那个人。可是我現在还仿佛看見这幅情景：靜靜的河岸，月光照耀着水面，反射出的一条蕩漾的光带，从我这兒一直伸展到浮桥下的駁船跟前，两条长长的黑影在浮桥上奔跑。

看守人跑得很吃力，甚至还停了一下，换了换气。不过跑在前面的人似乎更吃力，因为他突然在栏杆旁边坐下了。看守人跑到他跟前，突然叫了一声，身子往后一倒，——大概是冷不防被人从下面打了一下。可是他身子仍然靠在栏杆上，只是慢慢地滑了下去。这时，凶手已經隱沒在碉堡的围墙后面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天夜里浮桥上竟沒有人巡邏：崗亭里空空的，周围沒有一个人，只有看守人側身躺着，两手向前伸着，在他身旁扔着一张很大的牛犢皮。我吓得打着寒战，走到他身前时，